自白 ⊙俞百

瀛苑副刊

黃昏時候，踏上海的邊緣，很美。

堤岸上堆砌著成雙成對的男女，熱切地交纏著彼此的肢體與雙唇，火紅的夕照，映在深褐色的瞳孔中，點起了一觸即燃的激情。而我，有如烈燄中的冰山一角，以一種不對稱的和諧，靜靜地佇立於山巔水涯，用明澈的眼，觀望著情慾世界中不斷陷落的紅塵男女，任心神飄然遠去，融入大自然無邊際的豁然之中。

寂寞，對我來說，並不是如小說中所描寫的那般坐立難安。它不過是無聊加上空虛的綜合體，用來滌清心靈的煩瑣。習慣以「寂寞」來總稱這種心情。寂寞不會傷人，也無法帶來笑臉。當歡樂遠去，是它扛起守護我的責任，而當幸福降臨，則安份地躲在不為人知的角落。它一直如此自得地扮演著朋友的角色，自始至終，不曾改變。所以人們都說我是個能享受寂寞的人，「是啊！」我總是笑著承認。

常常一個人待在宿舍裡，在音樂的環繞中，隨著旋律，時而輕唱，時而慢舞，恣意地揮灑屬於自己的空間。有時興致一來，著咖啡色長衫，散發著不為人知的神祕，忘情地流連於宮燈後的蓊鬱林野，擁抱著法國南部的浪漫，帶著剛出爐的可頌，一口一口地啃著，有如無止盡的寂寞，一寸寸地侵蝕掉歲月的分分秒秒。而海，是最好的聽眾，接納我所有的喜怒哀樂。多少的愛恨情仇，都隨著潮來潮往而消失無蹤。海是無私的，正如同寂寞是忠誠的。一個人的生活，擁有全部的自由，但也必須獨自承受所有的美麗與哀愁。無所謂孤不孤單，只是……有點寂寞。

淡水的冬天，伴著綿綿山雨而來。走在諾大的校園中，迎著相擁而來的男男女女，有種恍如隔世的疏離感。不知不覺中，淋濕了頭髮，也亂了心扉。一直到淚迷濛了雙眼，才發覺，我是真的，真的寂寞……。